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八

東莞 陳 建 輯　　秀水沈國元 訂

剏人

教化剏進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時太學初設學徒日衆師生相訶教尼不行故簡用公又以學中多公侯子弟欲得威望重臣鎮壓之令曹國公領監事。防糾繩。訥性嚴重推恩義身言並教鏃礪不遺餘力。寢食學舍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御制詞褒之。適病遣中使諭。爾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己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老。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其像甚肖 上喜已念其老召其子麟侍養。

上曰人主不能無好尚要當愼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偏

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中見者忌之說。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夫且政令不行于天下。夫且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能盡物情之為明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帝

精誠錄

雲南平

王其悉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須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 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弁

慎刑之至

雜霸

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偽律條○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不純。陛下革刬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親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是又豈漢

爲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奕世積德以有天下。然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使其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誠如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罔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恐於賊下、人君者喜其順適己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

若相濟 小禍烈矣

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定武職妻妾封贈例○定文官封贈廕敘例十一條

○遣御史錄囚于諸省 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

有司病惡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亟沽名苛察暴刻交懲

刑獄遏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等其宜布朕意令

其知之、

是月令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今右副將軍臨江侯陳鏞

寧侯循敬、率兵討龍泉山寇平之、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

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

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令齎文具於所經布政司

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于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

國俱給勘合文冊、○頒鄉飲禮圖式、○高麗遣使張伯崔

清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按朝鮮，周封箕子于國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為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于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人，徙東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因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真，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illegible]折[illegible]刑稅大斂。俗男女相悅為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閣[illegible]俗皆尚吳衣，多府崇以旧制，兼以杭稻酒決。無[illegible]府制不修，壽山川、九都、神嵩，北並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鐵、山嵐、鹽、銅、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貓、狗皮、八梢魚、昆布、稅、茶、榛、松、人參、茯苓之屬。國朝洪武二年，即奉表稱臣，朝貢不違。十[illegible]以其違約不恭，故諭責之。

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古此功在千百德及于民不止數朝非哉於州郡司之講求狄公之說然亦當矣

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狀興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其父郭山甫識 太祖于微時、命諸子從事、復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 孝慈簡嘗攝六宮事、山甫追封營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十一月命太常丞張來儀爲滁陽王廟碑、子興女亦爲 皇妃、生蜀王及豫王、如惠王、○禮部奏定歷代名臣祀典、從之、奏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張詠未及奉祀、宜與李公合爲一祠、漢循吏密令卓茂、河南丞縣有廟祀、黃霸鈞州祠之、宜岸而祀之、以昭隆典、吳人陸遜及子抗從子凱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陸川上岬乘休侯李鼓還臣事于梁、築城保障、川蜀邪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京狄仁傑誅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廢祀、謝表甫肅宗時爲京畿令、舌湜押

兵道脫，縱掠百姓，表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瘞于賊寨，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九江路總管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闕守安慶，戰，殉闕死。宗可自刎。余闕既立祠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降大學士吳宗伯為檢討，尋卒。

宗伯，金谿人，中開科狀元，性勁直，嘗指斥時相惟庸，累經遷謫，大節不回。初業文，識者賞之，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掩。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魏國公徐達鎮守北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亦係虜數不測初以兵革之後倫理蕩然聖祖亟旌孝節其尤此民之有裨於徐張夫婦於孝于父母一般而其溫有容不幸遇害子悲之

後元末兵亂張與濤恭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寇欲殺安張涕血泣請於寇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張將屍潘潛紿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許之縱潘祭哭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案閒不已至是有司以聞詔旌其門時又有張宗善者犄異人理歲先卯二十遺腹負孫路氏遂鞠其妻扶教以行或代責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抹髻以繼之家陷院危猶還鄉竭力供養毋辛仍求其前所畏氏潘氏曹氏還欲合葬失其禮部以聞上曰宗皆以替于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

二月更定都察院官。詹徽爲左都御史。○定吏員資格。○

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勑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内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

全要以人事忠天業者所可驗

方定科式旋中萬末之今文行交相為用也

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
建之意欽哉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為
定制○詔舉秀才人才其法令有司會同境內耆宿訪求
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
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輿東宮臨幸其第
視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
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 太廟塑像
功臣廟位皆第三

余謂公
聖祖論將
既云有得
種相符敍
風國自有
本
分別了然

洪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踸厲奮發。至遇勁敵。膽氣益壯。東征西討。建立殊勳。威振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師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論明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雄壯可觀。　上嘗命與預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材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

四月　上訓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諂諛。諂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諂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加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

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宮品職。○諭遼東守臣絕高麗、

五月、鄒俊爲大理卿、

六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

二者猶演之經緯操者也

十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若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為虛文也○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七月河南大水命賑恤之○琑聀人獻天書伏誅○建朝

言路不宜閉此等策何敢進一字

天宮設道錄司于內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 上嘉其言

八月吏部尚書余熂定考績法○以通經儒士陳玄為右僉都御史林芝為司經局試正字

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非湖廣都

司副斷事高顯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教授馮獻爲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

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以亂隱十家因初以秦元之薦上發書徵與語大悅禮與代諸書待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上嘗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嘗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皆辭後除禮部尚書辭固辭無不允賜坐顧問賜宴賜府與校尉十人聽其出入諸從賜資紅萊幣臣以遇被遣者幸爲救解上亮其誠未嘗爲詳命其子充有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 跡至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賻賜葬

鍾山。

十月册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

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反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 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欽天監監副李德茂又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

道化所被
雖殊風宜
之說甚陋

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製觀星盤、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上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

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令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一月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彦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劾不避權勢，上重之，陞為按察使。時福建多濫獄，吏胥緣為奸，彦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恤軍民，性儉薄，俸給有餘，悉施貧者。

松州衛控制西番，其軍士糧餉悉令附近州縣運給。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上慟悼，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可為勞臣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

付示語生發派拟

便是大將風儀

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欷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着其勛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旆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 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福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

歷代王妃

傳信錄云，武寧夜侍飲讌之餘，既命內侍送至孝吳王邸所存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拜陛下，非面闕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聘一女子，約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審之，令其它適。女父堅求送女侍巾櫛，武寧因拒，更遺數十金助資妝，以謝負約，厚德類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辛苦，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饋餉艱難。陛下為聖子

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俾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愼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勑監六科庶吉士。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

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
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
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命信
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蠻寇聞王師至輒竄
匿山谷、退則欲復出剽刻、和等乃於諸峒分屯、勒捕、夷其
窟穴俘斬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按開國功臣皆有祭賻贈卹恩典、德興無載者、蓋被誅也、餘倣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賜
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老

强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
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
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
以熂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五月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僉事潘進於修
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為雲南右衛指揮同知○朱
善進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
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
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愨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

然當逮之失爲民而得其法也

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物我之累矣

六月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著爲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綏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此其於用

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苗有虧、詔令歲秋粮盡行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恤、罪有司極刑。上謂學士劉三吾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汎然

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直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惟在任賢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

八月部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九月　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桒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

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未幾以疾予告卒于家

善豐城人字備萬隱居著述以理學爲己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爲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乞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爲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

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于中都蜀王 上第十一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藉旁及釋典 上所鍾愛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撰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

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爲詞章，住持京師天界寺。上不欲
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蓄髮授官，固辭。上
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讀常奉詔著心經、金剛、
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世。國初名僧二人爲首。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

詔嚴革有司之爲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有
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觸起
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築城役，日用錢根十緡。季用又
病痢被捶，謂其子熙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
汝收吾骸骨歸葬。熙懼不敢離左右，役戒二緡共
今不少緩。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託之令，吉而論成
京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熙誅汗泣懇次病役者曰：
吾無術以脫吾父，許不許皆死，既一吾父病，許獲免，雖
戮無憾。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
感於詞，遂敕季用復其官，詞特旨此得免復官者十有
二人，皆拜熙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
矣。已而熙感疾卒，季用傷熙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
哀傷之。帶王叔英修撰作孝子傳以傳。

行心錄成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鑒戒者省躬錄成編纂災異之應于臣下者

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鷄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律釋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齎勑勞之

十二月封王禑為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謚曰恭愍

丙寅 洪武十九年

正月命潁國公傅友德長興侯耿炳文等勦平雲南貴州等處蠻夷○上諭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隷府州縣六房有王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嘗行文書盡行起

商必從民之便爲美

水至柔而狎洞溺焉

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雲南布政司張紞言舊例商人納米干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雜米者聽商旅輻湊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少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上謂侍臣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與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

二月置行人司○上與侍臣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賞不可儉者賞予然賞不可濫○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工不民之一制於然視之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輸作名曰輸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河南大水命贖民鬻子。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胥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邢耀縣丞齊搏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勅往勞之○常州府官范好古奏言行人王良至郡驕貨不謹命禮部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處州麗水縣賣卜人怨望大姓陳公望等

案語實錄知宜處而發議省發猶

五十七人詣闕誣告謀逆知縣倪孟賢詢父老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具號上聞。

倪○金○良○善○之○受○訐○

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辨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六月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其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備其以朕命申之。

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一斤者

此與前詔之政互默天下無不遂之老矣

有田産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
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
汎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致
薦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爲令、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
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
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
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

如此它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叅驗帳籍晩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

按志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孫九百石七年增千六百石子咸嗣二十三年非謫安南衛指揮子城嗣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上可其奏又謂邊地久荒艱于用力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輸之粟。

十月頒志戒錄書凡百有餘事皆採輯唐漢爲臣悖逆者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南盧氏縣丞○簿

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帥師宜選廉能之士授之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汚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天神格神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

大誥三編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汚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

訓化之乃取官民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 上親爲之序

按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發連坐者衆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爲戒見人大誥未然後來官府新獄遂有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槩以爲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源失委承訛踵謬如此者何可勝數

丁卯 洪武二十年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豫暢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母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巳實為蒼生也〇軍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綾下綾上黄塘下黄塘者舊産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錮閉巳久請復採之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

祀典寔之要旨

御注洪範

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詔修闕里孔子廟

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 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爲訓釋○置兩

聖祖英明照察不爽故一時任事之人亦不敢欺隱盡心職務一二時守令功亦有不能盡者然而此冊良法行於今遠有然

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按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入私不勝其弊。慨然欲行經界。因有魚鱗圖冊。經界遂亡。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并。自限田戶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而以苛且貪殘可奈何

以理御數則得其常者多

地無立錐，若予巴為之長太息矣，至是復增前弊之弊，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怨矣，盛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爲辭，我聖祖所以深惟熙火積薪之慮，而亟加禁抑也，今日此弊視國初並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哉，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照鑑萬物，○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朝，上以紞在雲南能撫

論得其至
則刑平矣

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寧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用武舉建廟，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親王歲祿五萬石。○眞臘國貢象及香，

按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眞臘，北多山阜，為陸眞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封為眞臘國王，慶元中滅占城，立其國人為占城王，占城遂為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人衆，地亦廣，其俗尚後華，陳向為上，右手為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一日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竊樹、異魚。洪武六年來貢，至是正，黎列保毘耶非若者，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

八月封何眞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

襲、

負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參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戎元臣孽已盡，惟納哈出尚擁眾金山，數擾邊，于是以正月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左右副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參將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統軍二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既行，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爲虜所殺。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

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夥王
欵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封吾丹王
款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
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欵而實覘兵勢
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
納哈出聞之乃指天歎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
率數百騎自詣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
出因酌酒酧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
玉解衣以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
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
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
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
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
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于是
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
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
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
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
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士妻子及其輜重俱

壯毅

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其驚竄之衆騷大將軍殺師以其降卒俱行甚苦之設伏邀之英等歲至伏發英被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蹈淺見執自剖腹而死英當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歿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大將軍爲勝捷奏至 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 上聞大將軍爲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者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有 不義所以功成名遂延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期爲將專爲己私播惡胡中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然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照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衆共知懸於將軍亦籍甚焉朕伏常茂至茂勝之婿也勝每于衆軍中折之茂不遜益不遜爲勝斷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聯欲自解故歸咎于茂而委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內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茂以失遇春功免死

安鳳儀

西瑩州。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十月。徙建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壼。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等廟于雞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為祀典。○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盖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啓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

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之○罷馮勝歸鳳陽○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韶州府知府王世安

請將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〇晉府長史

桂彥良卒

漢高不事詩書征于馬上之習晩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横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寂寥無聞一二于陵不屑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好文之主而溺于詞賦狃于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槩未之聞焉我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飢渴之于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雖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親近儒生至于剖經析義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經嫂焉者所能仿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于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致于府藩是豈其所欲也哉故于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晩年追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

以大功

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
督運粮餉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河間阜城
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貲
故嘗命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豈朕言不信耶無
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潁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勒雲南諸蠻寇○
雲南平緬蠻叛結紫丁馬龍也郎甸之摩沙勒總兵沐英
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諭吏部曰為國
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

棄、奸者必懲厥不悛注。有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陞浙江道御史凌漢爲右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了。何以金爲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
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
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
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
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
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
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

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寗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抜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戮益

急三軍大呼而鏖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巨帥刀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雖諂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

執中守正之論

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驕由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己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眞卒上親為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按眞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眞主光被寵榮策勲盟府大非一時群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上夙夜畏威惟勤一時寵禍方熾而眞獨無所染求高皇帝臨御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臣所難也若眞者可以為賢矣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里咱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

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王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禽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虜廷空矣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勑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既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備藍玉所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下所弑其部落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今所稱小王子卽元裔也正統之中也先近日吉囊俺荅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强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〇都督張銓從征平東川蠻有功封永寧侯

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尋封其子璵爲西凉侯〇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軍隨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〇藍玉遣人送虜王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

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出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内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開墾荒蕪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

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御製諭武臣勑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眾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

僉事士卒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領之將士永爲遵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

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

訓誡錄

其黨大頭弁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昔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莅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歛激變

致亂生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勑。須之使知鑒戒。○勑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勑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樹勛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進封永昌侯藍玉爲凉國公。孫恪爲金寧侯。

按玉師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凉國公。

訪嫌是
爲干務、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　上。降手勑褒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上親選授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與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卽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

沉滯、忌縉才誣其御傭胥隸、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遷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奏縉捧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拔解縉封事、其要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爲奸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秋多自悔之時無存無及之歎又言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于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宜可以禁絶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用方句三八德月德之類

最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真際之言。又言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莽略開發，而心學無素，與師敢實真偽莫明，神仙徵應，誕漫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為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卷寺宦官之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教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于農隙，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因州縣本廉人杖繫，歷華要，推埋貪贓者，冠裳與馬，赫奕賢者，滋為等列廝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詐，故有無錢工役，無鹽醯之俚諺，薄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宜任用忠良，弗任意率怒，生殺按解，爵封事薦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縉言切直如此，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恩猶父子，眞一時非常之遇也哉。

與人所不敢言

以卓敬為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雅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幾後竟死難

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皇明從信錄卷之九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

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行人賫勑幣賜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勑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備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illegible]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取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illegible]

衛共領之○親敎卓敬等凡八十一人為給事中[illegible]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穎國公傅友德等[illegible]分駐[illegible]○
州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illegible]
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illegible]
普安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
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
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宜寧侯曹泰駐[illegible]宜
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忠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
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
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illegible]泰安侯子王

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虺蚊寅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俟至爾等一如所諭○上以天下無事閔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illegible]侯俞通源各陛辭　上賜王弼緡錢五萬[illegible][illegible]二千錠[illegible]金[illegible]百兩白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錠彩段三十表裏、安富厥家、其還蘇、各賜賚有差。

臣廷曰、我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其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賜焉、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于世嫡焉、未也、衆子廕子皆官之焉、非千戶之尚公主、則女為王妃焉、猶未也、其靈櫬也、有安葬厥家之金帛焉、有造葬之額錢焉、有其墓塋之勅錢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是其厚且厚者、厥後功臣多不克終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四月置詹事院、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為詹事、前俱以廷臣兼東宮輔導、至是、　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鋒敵愈虹縣人重厚寡言太祖稱其搶友反臣
歲十年交不知發色絶不稱惡於其德量可見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顔泰寧福餘三衛

兀良哈山戎地歷代爲渾奚契丹時大軍征取北胡朶顔元帥等各差人來朝稱爲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首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歲歲朝貢

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狼洞黃平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

六月周定王去國之鳳陽遷雲南尋遣還國

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京師召蕩也速迭兒弑其

圭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八月更定大明律。○徵趙撝謙爲瓊州教授

撝謙，餘杭人。雅志古學，欲探造化之原。嘗與修正韻，爲是官，作覽臺布學範、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復造化經綸圖說，補前聖成書，以與斯文爲己任。蠻俗自茲變風，寔名臣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詔諭故元兀納失里大王。○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惡者去之

[illegible]想見中剛藏鋒之妙

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上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擢德州同知陳冀為太僕寺少卿

其識學甚大，紋著作，皆可以羽翼六經。

冀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坐事當戍，
上念其父死節，特宥之，擢是職，仍賜鈔錠。

十二月徵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累舉于鄉不第，遂弃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末為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我明興，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為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為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參義、詩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雲南西平侯沐英入朝　上以諸夷慴服，命即回鎮。○南安侯俞通源卒

濠泉縣人，虢國公通海弟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平閩楚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加二千石，後以寃事發，子

從班狀、
不符聞、

高麗國相李仁人因罪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來貢尋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魯王卒、上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

庚午 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命晉王成祖分道伐虜○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敎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畢洞擒獲蠻首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攻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

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御賜海

金銀鈔幣，歸老于家，是年海卒。○進士王希曾言：其母鍾

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朞年，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

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以

失節，難論定制。詔從之。○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

陳質言：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

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

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

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

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

俾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定馬政（初江南人戶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上念其勞逸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作北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給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騸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止從騸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孳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嶽爲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禮官爲圖以進使類之列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國子祭酒宋訥奏

破格

諭往朝均倡學規並所遊宿弊以藍玉是丧辛上
文遠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葬貴者給自公始又
遣行人致祭于家為治墳
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

凉國公藍玉討西番、敗其衆于大渡河。○龍州知縣陳敬
爲吏部侍郎、
三月燕王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
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口、諭友德
等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
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

便宜方畧

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迤
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

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辭佗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逃意將至營又復召來

大得虜心

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獻其銀印金鈸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

工部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差、

我　聖祖于北虜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二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竊擊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爲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參參乃不發距底以不得已爲言盡棄數兵于遠者哉其酹謀遠略蓋知國家之後患在北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我之世仇不可不嚴爲備禦則我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　成祖繼之亦嘗三　犁虜庭盡其心即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世休于萬世之久也今之二百年閭閻夷羅有待淺不爲大患而巳己之變寇充致于犯顧彼丙丁不共戴天之[illegible]則　[illegible]辭忿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蚤是勞尤驗知其與漢高安劉之說又將遠[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拔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大寧興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關所以[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偏架此虜者爲甚嚴也其後大寧[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之道[illegible]與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藩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

臣按地險止要守非以人

殷又吩密不復可爲蕃日肆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禦危而宣大之儆尤急又况炭乎斛虜之策矣既東猾竊日異月殊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于是哉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築京城外垣

閏四月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除百官朞年奔喪之制

舊以遇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朞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凉國公玉討定之○置平壩衛

吳默

步步從至情推勘而出於含李韓沼子木恐猶輸而不能成一字

指揮使司

五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爲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按韓國之獄、當時羣臣皆不敢救、惟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冤狀、辭極剴切。事竟不行、王書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擬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哉、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累至移升。齊

念伏

切直至此

止求無愧

尤是君子

所屬

不爲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于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顛耄、精神憊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身、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恐懼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往究延萬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者、臣誠愧恥忘其蹤、曉冀 陛下萬一感悟其說、垂鑒無恨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

仙何嘗以虛幻爲宗

亦先知有奠命而預上耶下耶亂

下凡二十人

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驤、許顯、陳方亮、耿忠、於琥

詔求仙人張三丰

按三丰一名玄玄、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魁偉美髯、寒暑一衲、或處窮荒、或游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邋遢、有問之者、終日不荅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滚滚皆本道德忠孝、敷事來、輙先知之、所啖斗升輙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則雪中、鼾齁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玉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宮下丘玄清遇之、爲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于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至是、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進朝、了不可見、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雙槐歲抄云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詩三丰遜老詠揚州瓊花以自况也永樂初獲異道使致書求之書曰云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余文亦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往物色之不可得粵續遜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爲誣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强爲也

六月定東宮司經局官制○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都勻安撫司散毛散狗長官司蠻民作亂凉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等討平之○詔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戸印復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羣雄並驅於諸將中擇其忠[illegible]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

將老矣今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成丁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

先是公侯伯各賜卒百十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年老賜歸設百戶一員領其軍以護衛之給以符冊俾自耕食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潁國宋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鞏昌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濟陽航海全寧西寧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號鐵冊軍

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所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八月召凉國公玉還京尋詔還鄉賜賚甚厚仍命工部具舟送之時宋國公馮勝平凉侯費聚皆于還鄉各賜金銀

鈔幣有差。○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道，每道鑄印一，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事，若無事則藏其印于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監察御史吳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皆篆曰十三道，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原劇，每道冩印十，餘皆五。

定使節之制，其式如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

九月以福建右參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

按純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布參政，嘗持節往諭蠻州，羊洞酋懇司，贈遺金具，卧却不受，或勸曰，不受闕善，恐蠻人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司庫。

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璟爲閤

門使

剡甚壽止其身不得葬既而果為胡惟庸所害甚于璉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沈尤不所容發病成疾李子官及胡惟庸敗 朝廷憫之命[illegible]為[illegible]襲封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不暇襲券子孫世襲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訓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按新說云 高皇帝聰明超然以尚書咨蔡傳推天除書氏三[illegible]簡蔡沈註誤者凡七[illegible]取其義然以紛終於蔡寶續集以蔡氏傳註誤者 上以既自定其[illegible]今本[illegible]曾[illegible]說[illegible]可[illegible]詔[illegible]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命[illegible]天下學者其[illegible]書[illegible]諸科舉[illegible]書皆以蔡[illegible]鑑[illegible]天其天文一節已[illegible]左[illegible]日月並天而左旋

今印觀亂象甚爲不然當依朱子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内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嘗設官分職調四時五穀精實並烝民之命焉大之益以遂其欲之所從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毅民刑五刑而弼五教使强不能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生若如等民之耕鑿稼協設佐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厥自若奉民數民之政界不相與焉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

理必居之精實

時升今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

天生奇人以備節聖賢

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

水東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竊日微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宴罷，召諸儒，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驚懼謝罪。未幾，皆遣還。

韻會定正

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二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為翰林侍讀。○置景

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郎、鞏昌教授李本立爲翰林院編修○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上憐其志從之。○是年潭王梓暴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按赫以從督海運功封者、後追論藍黨、國除、武以從平西番功封侯、至是九十、子與襲指揮、

相人袁珙入燕

珙、鄞縣人、字廷玉、少游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燕王聞其名、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封曰

激衆言之抑令其神術也哉

奇驗

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器內蘊，眞太平天子。燕王問度在幾何，晦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王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拱爲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拱，定狩北京，召拱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兵，未幾拱請老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袁傳父術，建文初 文皇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歟人衆大成壽，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常侍 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甚 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辛未 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眞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〇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

所種或未必給所用而廢名民力之意爲無取矣

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冠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雅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

匹甚多，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剌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定遠黃金曰，穎公之為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豼，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鶩千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搴旗，威震荊南，胡虜長其犁庭，蠻夷為之褫魄，豈功甚烈，足以冠策府而銘彝鼎，蓋天吝 聖祖啓萬年之數，適故生此名臣，摧陷廓清，佐成混一不拔之業，如此夫，豈偶然而已哉。建按我 朝論開國功臣，必以六王為稱首，然以傅穎公之勳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矣，奈何卒累黨禍，襲封無聞，今六王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為穎公訟者，惜哉。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詔有差。○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

聖有真寔然從恐不正此卯訂心之術力寔

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否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渭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麻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遵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三品封

甚覈其事

裂從何昉
非近十年
詞人哉

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廉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劉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秋封贈、詔從宋制。更定六科官制、

六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緣皁條、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傳信錄云　上有天下、欲爲察民情、微行、一日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朝罷、　上曰、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令

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

建按：我 太祖創法垂憲，不特見于禮樂刑政之大端，士庶巾服之微，亦莫不斟酌宜民，故此後聖哲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

按友信以貢至京，陛遇 上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跨玉橋。上大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同人朝。友信如期，候久不至，遂入朝。召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曰：此秀才有學，布行，遂授是職。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

不惟省民力抑且全物性

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番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其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翰林院侍讀陳迪爲山東布政司參政、捕蝗弭盜民甚德之。

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域。○定文武百官入朝次序。○詔定建寧貢茶額例

按天下産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爲上、其所産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罷閘門使。○嘉興府通判龎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

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許借鹽入官。且責販罪狀。安
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
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
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于天下也。上是之。詔論如律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以爲民社
之福。二曰。愼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
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
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
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
弊。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

邊將有必不可調者，有不可不調者，堅與聖祖之論，政可參用。

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為新化縣令，

[illegible]集方矣

丹初，蘇進士，授新化令，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簿書，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流民之歸者甚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乞命再任，上命吏部仍復為縣令，仍命禮部宴賚之，遣之。

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

之産。三與衆社學，四選賢授職，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洛陽，爲圖以獻。

曹震治四川道路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關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功在萬世

○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寛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龍

曲成不遺

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頼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

聖祖親親之仁至矣如靖江之不悔何有于

克銅鑼寨。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衞所屯軍以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種物之宜以盡地利、恐與細民爭利）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圃、 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乎、德慙而退。 靖江王守謙卒、

按守謙、南昌王孫、文正子也、初文正有罪、謫死桐城、上育守謙于宮中、教訓甚篤、旣長、俾之靖江、而陰嬖險狎、比小人肆爲淫虐、 上未忍寘于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復肆怨望、作詩譏刺、 上復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知稼穡艱難以保富貴、經七年、以其久歷艱苦、復其爵、鎮雲南、奢縱如故、軍民怨咨、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鳳陽、益復橫恣、强取牧馬、暴掠一鄉、乃召至京、告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長子贊儀爲世子、恭愼好學、能書、

二月命通渭兵克龍里四寨、又克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

進洞。〇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

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謚，即魯秦二王猶命之曰荒、曰愍，不以子故廢天下公，故終高帝世，文臣弗謚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謚也。至建文而侍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臣之得謚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于國值于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不輕予，故文臣之有榮歷也，則瞿弗撓也，文宗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實與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障愛文始也，乳媪之有議，典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同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亦淫矣，竊世宗之季，又得二字焉，夏文愍、楚素，則同式，皆中謚及

惟慎惟公則議之者息矣

身以罪死易世而後幸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經而廢氏持秉則其于為市焉非 上所甚注惜者必有而後得卿得之不腆不上謚及身以罪實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除之而柰何為大臣修恣賈利逸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選大臣以謚請有命肯則翰林之司纂者為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表而取 上裁凡文臣二品以上及勳臣親公必謚侯伯之從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以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勛臣若傅友德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唐鐸胡儼梁潛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效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璁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昔謂與天下共棄之法于賞罰之之洲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太子仁孝中外歸心天奪忍禎非然民之小幸也夫

列矦諸將練兵西北諸塞○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瑶而自王、

三月克楊潮三逹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

○舳艫矦朱壽率舟師海運、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謚曰懿文○凉國公藍玉征罕東、西戎部落○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五月、俞通淵班師回京、 上進封越巂矦○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

天性忠愛

萬戶克滁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
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罪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
是宥忠罪陞為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
黔寧王謚昭靖

時英守雲南聞 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飲食
疾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塑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
號三代皆王爵英為人寬洪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
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常不
驕凡得 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
世爵官僚保惠政剷奸蠹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
為樂土

選秀才張宗濂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

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問陳古今孝弟忠
信文學材藝日以爲常
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爲
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
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雖淺可
以喻深○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 上問民間疾苦岢
嵩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
事無知對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乃歷指古人身在
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衆伊尹、甯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
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宗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

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皆時得人皆縣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寘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按琉球在福建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船七日可至漢魏以及唐宋未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蓋盧

爲輪翮以草木爲冬夏衣皆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處節好翦披髮遠人界于罔麥夷習禽獸表正刑設官職筱眾短賞陳奏表章。悉作篇什稱華麗。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時刑部已置西北太平門之外、乃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列于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于廣敬門之西悉改建令煥然宏壯、命工部高有常董其役

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

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嘗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爲　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猍

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所弑。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

其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以固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臣又言：陛下近年遠徙臣民萬口，一離，皆知爲恥，不得共傳閭寶鈔取之丹三[illegible]傳國寶出自殿器楚平王秦以下和所得之玉璽之[illegible]玄璽之文曰制誥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受命[illegible]之寶[illegible]曰：何以守位，曰仁

宗言之

忠臣之口
仁人之心

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帛非寶也。凡戰國之君務充闢寶而降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者不旋踵而亡，蓋亂如王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玉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洞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廩雖實而民窮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穀，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奉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邪之中，方今未皐連年未臻大稔，衣必不暇，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救局雜記，謂此疏三千餘言，餘若通鈔法、頒職貨、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孝孺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府，有異政。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一目十行俱下，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為己任，道修所論，片異而處不同，世咸以為朱張復出。嘗臥病絕糧，泰然處之。洪武十五年，以吳沉薦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宜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稱善，面試衆子，賜欽定高下。諸選至孝孺，令不試，曰：異人也。召不能用。

詔爲子孫之範足矣若濟時行用者選擇任之於時亦足
復敬至○上方重賞賜厚其志守仁而之以名
明孝孺時乃除是職○陳建曰孝孺在洪武建文間其
然爲一世儒宗洪武末○太祖欲薦遣令必先任孝孺
孝孺固曉應異才而我○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
矣語曰知臣莫若君若我○太祖深知孝孺哉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命改爲朝鮮○疏鑿溧陽銀堡東埧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滇猪埧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百人崇山侯李新督其工、

十一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戸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遂于印部州築城置越巂衛鎮守之。

○命儒臣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勳祿之制惟醫學陰

仙柴神丹世亦有之今無可考不知何醫仙者必相習知之其不爲木達之究明達而大服事以道

賜僧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常任亨泰杜澤楚樟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婿戶部趙勉夫婦坐法皆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

○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効俄有赤腳僧詣闕下云天服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醆以服、上服在未時至酉末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醆底凝朱紅彩迴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强

民社無遺之術宜從也哉

大科聖訓之教

癸酉 洪武二十六年

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官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帥師征越巂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喜恭謹謙撫敏士卒所卹貧窮尤敬士大夫公卿之賜退居一室蕭然如素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資人皆賢之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于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狹鄉之民遷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廣民無

是顧問才非遇論

然亦要難理得人

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廢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畜衛務置京畿

言皆爲軍
之故可取

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晉王統山西河兵出塞捕虜○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授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按玉始以常調平步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到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橫暴嘗以[illegible]數[illegible]占東昌民田民訴之御史御史按[illegible]玉怒逐之[illegible]北征還夜至喜峯關關吏以夜不即納縱兵毀關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illegible]其陰事者　上詰責之玉不爲改侍宴語傲　上益不悅從兵在外專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　上數譙讓[illegible]新時已封涼國公　上命與人傅　上不喜以[illegible]所功不得爲人師乎　上不[illegible]下退曰我不堪太師耶遂爲逆謀

一言殺身
快之謂也
大亂元和
得罪司職
掌

錦衣衛指揮蔣瓛上告捕訊　上集羣臣廷訊，玉強辯，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illegible]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并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翰林典籍孫蕡等數百千家，皆坐通黨，凡族數萬人。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驗封主事瞿善署吏部事，尋為尚書。　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參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

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三月。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公徐輝祖宗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六月郁新茹常嚴震直為戶兵工部尚書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効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令自推擇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勲為右春坊右庶子

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濂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稽無敢私者婦推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職行孝謹教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爲糧長數以事入覲、上嚴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貧與不貧必死而發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吾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對遂有是詔

徙慶靖王于韋州原封慶陽名㰖余妃所生、

九月戊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並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

減平之半仍以勑書勞勉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
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月徙封岷莊王于雲南○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
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勑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
宗人府具名　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
即訊量罪降爵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即刑
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獲送
京師伏誅○封皇子橞爲谷王以劉璟爲谷府長史提督
調燕代肅遼慶寧六府事○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
善紀與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頒永鑑錄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爲懲

頒世臣總錄

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　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敕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改中都留守國子監爲鳳陽儒學○榜示天下寺觀僧

今俗見其足稍流蕩納誘從而倚之是亦恩愛也

道但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强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剏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

○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飢。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illegible]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法

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月都督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為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內外一有所偏且失已多況二者相攻

激勸將材之一法而今不能與實舉行矣

○陞行人司馮正七品、左右司輔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

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才、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賫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飢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寧人

○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

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更定蕃國朝貢儀、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五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

殺戎擊
求獨其餘
乎

軍。○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鄉，置亭堂樹碑先墓，官爲給費。○郤安南朝貢。○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

按，安童，永州祈陽縣人，父亥戌定遠，已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姊守節，老而無依，請歸自陳

上憐，復其身。

六月　上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

文運與天道相循環人事而生其際無所著述以仰答 聖明寵眷上下天人有有餘哉

而穆業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七月 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綃衣被。

八月遣監生人材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詔國子諸生習讀春秋○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時海內太平 上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江東諸門外令民設酒肆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故有是詔

復讎可以
救其也甚

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祠誓言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禱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聞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

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絶反為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裒字通志書成

按此書分為八道東北從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州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陜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總計經一萬九百里緯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

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拔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遂致改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頒天下諸司俾知朕立

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月，罷建岷王宮殿。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土廣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賚物往勞

民心予信
兩斜其所

素易受賜請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養母而

後任部許之。

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

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

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

劉真率兵討之。○是年太子太師潁國公傅友德暴卒。○

定遠侯王弼卒。○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死。○安南國王

陳叔明卒，葬于安生山，謚曰藝。

按叔明，明王季子也，恭定孝友恭儉，博學明敏，稱王立，拜爲左相，裕王立，爲太宰，裕宗無嗣，廷議立明王，以故廢長子恭肅子日禮爲王，叔乃爲太師，日禮所出不正，宗族群臣心之，既廢位，居東不戚，卑尉多從，逸賢擁邢，大失人心，

方見全盤
得國之式

將宗人作亂擒斬徒黨并欲盡去陳氏之望太師行遣
明璽留之宗族官僚相繼尊王勸太師還國以術君與
叟明謝曰諸君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狄尚尊安社
稷某死而受賜某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罪山林幸矣
豈敢有他諸君幸勿相逼衆皆嗟歎遣請就道遠近歡
聲震天將至都老將阮吾取救恭肅于出手書罪已歸
位已而肆出迎謝恭肅于伏地請罪太師作地扣持獄
哭曰主上何至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也有相拔劍
稱華曰天命討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豈可以照照之
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扶去從有司備禮奉太師即王
位于蘇恭肅于焉昏德公工人城闕淒泣告曰今日之
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辭免有率忠孝懼慳在
懷顧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乃下令勿用王車輦衣服
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於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
身之喪殁世無改乃革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用賢良宗
族男女之孤幼者盡收鞠養宮中視同已出訪其力不
能嫁娶葬送者助之米流支派咸被恩澤咸罹益若春
和國人咸化俗習漸有古風以已于不未難堪重事使
弟布相恭宣嗣位同聽政是爲麻王麻王征伐不復予
覲嗣無道叔明泣而察之以磨王小于嗣人嗣位親

其一心惟在社稷君人有而不與

大公無我亦可謂海州之賢君矣